

到处都是童年的舞台

孙道荣

两个娃，在街头的公交站台相遇。
一个娃穿着练舞服，看样子是刚从附近的某个舞蹈培训班走出，另一个娃穿的是校服，还背着个小书包。两个娃站在路边聊了几句。背书包的娃，将书包放下，校服也脱了，放在书包上面。两个娃面对面，开始比划起来。

我也在等公交车。等车的人不多。穿练舞服的孩子，先做一个动作，另一个娃跟着也做一个动作。你来我往。两个七八岁的女孩子，就这样在公交站台，翩翩起舞。站台并不大，转个圈都略感困难。但两个女孩，跳得很认真。

我也没啥事啊。我就看着她俩，像看一场街头的即兴演出。我看出来了，穿练舞服的女孩，可能是刚学了一个舞蹈动作，而她要把这个新学来的动作，教给自己的好朋友。公交站台成了她们的临时舞台。她们的手臂在空中划过时，我感觉空气都开心得颤抖。不远处街头小公园里的花朵，也一定看到了这一幕，它们开得正艳，远远地做她们的舞台背景。

童年真好，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。
有一次，我一个人坐火车卧铺去远方。一路上很孤单。车过南京站，上来一家三口，两个下铺是他们的。火车开动不久，小男孩就跟妈妈说，他要再练习一下。我躺在上铺，正无所事事呢，便好奇地向下张望，看他练习什么。小男孩从书包里拿出一张纸，开始念起来。我听出来了，应该是一个学校活动的主持词。他念的内容，我真没听进去几句，好看的是小男孩严肃的表情，小脸憋得通红，一本正经的样子，很投入，仿佛这不是在火车上，仿

佛他面对的不是他的父母，还有睡在上铺的一个陌生旅客，而是面对校长、老师和几百名同学。我憋住没让自己乐出来，这也许会伤了一个小男孩的自信心。

我这一辈子，都没有上台表演过。我有舞台恐惧症。舞台让我恐惧，聚光灯会让我不自在，摄影家和照相机的镜头，更是让我手足无措。当然，最难的，还是面对舞台下的几百只眼睛，我一定会紧张得说不出话来。我相信很多人与我一样，害怕舞台，当然，我们大多也没有机会上过舞台。但我们也一定有自己的舞台。

我小时候是在农村长大的。像大多数农村孩子一样，我们生性腼腆，在陌生人面前，往往连话都好不好意思说。但村庄是我们的舞台，村口的池塘是我们的舞台，晒谷场是我们的舞台，老槐树的枝丫是我们的舞台。我们在玩石子游戏时，是不会在乎大人的眼神的，甚至连最凶的生产队长的训斥，也吓不倒我们。女孩子们在玩踢毽子时，那动作的流畅和自如，一点也不比电视机里城里的女孩差。当某个池塘的水杯抽干了，全村的孩子都赶来浑水摸鱼，池塘里的残水和烂泥，还有藏匿期间的鲢鱼什么的，瞬间就成了我们放纵的天堂。你看看，我们在自己的舞台上，也是放得开的，也是快乐的。

每个人都是有舞台的。就像现在活泼的孩子们，到处都是他们的舞台，他们能随时随地翩翩起舞，自信，自由，自如。而我们的舞台是麦田，是工地，是车间，是操作台，是马路。这样看来，到处都是我们的舞台。

是的，生活，就是我们每个人的舞台。



伙伴 李昊天 摄

鸟摇枝

谢光明

蒙蒙细雨。一只轻盈灵巧的小鸟，一上一下，划着优美的曲线飞来。扑闪翅膀，减缓速度，伸出爪子，它轻轻抓住一棵构树的枝条。压弯的枝条悠悠摆动，涟涟树叶溅落三五滴水珠，它像一枚半熟的果子，长在风中。

枝条过于纤细，小鸟调整步伐，试探一下韧性。它的落脚点掌控恰到好处，往前一步，枝条可能会下垂，甚至折断。往后一步，则失去任意流荡的乐趣。它与枝条终于默契结合，双方随惯性摇动，起伏，律动自然和谐，如一支轻灵的舞蹈。

小鸟胆子小，脑袋不停转动，观察四周动静。它看见我，不以为然，距离使我构不成对它的威胁。它蓬松起全身羽毛，忽然用力抖擞，摇落羽毛上的水分。枝条跟着一阵晃动，叶片又朝外洒了一些雨水。等稍微安静下来，小鸟开始把头埋在翅膀里梳理羽毛。它是怎么做到的，小脑袋钻进翅膀里，两眼一抹黑，站在摇摇欲坠的枝条上还能保持身体平衡，这是一种非凡的生活艺术。

树无鸟枝空，鸟无树影虚，鸟摇枝，一动一静，互相映衬，生出一副逸动妙趣的画面。“夜静花香细，枝摇鸟梦醒”“春风满阁花盈户，树树树梢啼晓莺”，鸟立枝头，古诗文不乏描写，生活中亦司空见惯，但每见仍不由驻足观望。八大山人朱耷有一幅画，叫《枯枝孤鸟图》，空旷的画面，一孤鸟单脚站立于枯枝顶端，悠闲自信。它立的不是枝条，而是一种超脱生活的境界，充满了空灵生命的虚实。

它埋在翅膀里啄理羽毛的小脑袋，不时伸出来，斜扭的脸，警惕地看看我。它在猜测我的心思，如我猜测它的心思？我不愿惊扰任何生命，包括一只不知名的小鸟。雨下得比原先大了一些，它又抖抖身体，可是斜斜柔柔的雨线一直往它身上飘。它忽然放开喉咙，鸣叫了几声，声音挺熟悉，平和允惬。看得出来，小鸟对雨水天气并不烦躁，身在自然的环境中，早已与风霜雨雪建立起牢不可破的友谊。

我掏出手机，小心翼翼地对着它拍了几张照片。景深弥漫的朦胧雾气，擦拭了山的轮廓和四周的旷野。一窗的留白，天地让出了空间，枝叶隐隐幢幢。摇枝的小鸟是窗前唯一的焦点，它是一叶倦舟，泊于树的港湾。鸟摇枝，枝摇鸟，枝动，鸟动，窗内人心旌动。

它依旧一动不动站在树冠的枝头，很容易使人忽视它的存在，这超出它平时好动的脾性。是在等它的朋友，伴侣，还是阳光？时间将它融入了树叶，成为构树的一部分。雨声沙沙，我的窗外显得格外安静悠远。小鸟以风为叶，以雨为花，将自己站成了一棵开花的树。

终于，它再次抖擞一下，伸直身子，脚下用力一蹬。构树枝条弯了下去，又弹回来。借助弹力，小鸟迅速飞走了，重归行云孤鹤之列。它飞得极快，转眼就不见，是钻入高云，还是飞往远山？窗前失去了焦点，刚才模糊不清的背景，一点点清晰起来，远山的轮廓起起伏伏。



如何写得过 GPT-4

明前茶

那天，与单位同事一同兴致勃勃前往果园采摘的我，巧遇了当小学老师的侄女，她已经在重点小学任教了十年，成为语文学科的带头人也有三年了。此时，她带着一队晒得鼻尖冒汗的小学生，窸窸窣窣地赶来葡萄园里，是有什么任务吗？

我不便打扰，便躲在葡萄架后，看她把孩子们聚拢起来，交代这趟体验课的主旨。

只听侄女提高声音说：“如今，大家都对作文没什么兴趣了，这是为啥？”

一个小胖子接茬：“GPT-4 都这么强大了，给个题目，一两分钟它就帮你写好了，写得有模有样，有鼻子有眼的，还要我们费那个脑筋干什么？”

他的话引起了一片窃笑，孩子们纷纷附和：“就是，要不是考试要考作文，我才懒得动这个脑筋。”

“GPT-4 什么都会写，输入几个关键词，两三分钟就写好了……”

“GPT-4 聪明着呢，你只要提示它高矮胖瘦，脾气如何，就会帮你写《我的妈妈》；提示它天气、班里的比赛口号，就会帮你写《校运动会》；提示它时间、地点，就会帮你写《采葡萄》。老师，你说说看，我们为啥还要上作文课？”

孩子们的语文老师显然有备而来，她已经把 GPT-4 几分钟内自动生成的《采葡萄》打印了下来，当场发给每个孩子看。她告诉孩子：“这是老师昨儿晚上，换了三组不同的关键词生成的《采葡萄》，GPT-4 已经拿出了它最大的本事。”

小伙伴们纷纷传看，先是艳羡不已，要知道，他们写这么长的文章得抓耳挠腮 40 分钟，然而，再细读几遍，他们就笑起来了——老天，为什么 GPT-4 翻来覆去都是一些车轱辘话？为什么它

写得像好几年前的学期总结？通篇看下来，它为什么像一个攒了一肚子经验、却心如槁木的老人家？在它一挥而就的文章中，葡萄都是紫红的、甜蜜的、多汁的，富含多种多样果酸、果胶与维生素 C 的，可是，这会儿，抬头一看，明明葡萄的果实有红有绿、有紫有黑，青绿的肉厚爽口，紫红的酸甜多汁，乌黑的葡萄有些已经熟过了头，散发出一股酒味，招来了好多蚂蚁；在葡萄架下采摘，谁说一定会“洋溢着丰收的喜悦”？随时要闪避嗡嗡嗡嗡的蜜蜂和虫子，一面采摘，一面还要摘些叶子，把葡萄盖起来，要不，大大的日头一晒，葡萄的果柄就不再是青绿的，看上去就不新鲜了；有的孩子，胳膊被葡萄藤上攀附的生刺爬藤挠出血痕，疼得龇牙咧嘴；有的孩子采摘时被马蜂追了几米，惊恐得大叫一声；有种老品种的葡萄没有做过矮化处理，小伙伴不得不叠罗汉去采，充当地座的小胖墩正在咬牙切齿地耐受力小伙伴踩踏肩膀的分量，猛地，他被小伙伴往嘴里填进一颗大葡萄，他这一松劲儿，“罗汉塔”全倒了……

采葡萄，哪儿会像 GPT-4 书写的那样，一定是歌声嘹亮、满怀喜悦的，是被果香迷醉的，不不不，汗水流到脖子里，是那么刺痒；虫子飞到鼻孔里，猛打了一个喷嚏；向阳面的葡萄甜得齁人，背阴面的葡萄酸得倒牙；赶走了结网的蜘蛛，才采下了一大串恍如碧玉的葡萄……体验的过程并不舒适，然而，也许就是经历了这劳作的辛苦与挣扎，最后，大家坐在溪岸边，吹着清风，濯洗双腿，将装满葡萄的小篮子浸入水流中漂洗时，那神仙不换的惬意，才会那样温柔甜蜜地撞击人心。

在真实的生活体验之后，语文老师都不必讲什么大道理，孩子们自会领会到，身为人类，文章如何写得过 GPT-4。